

法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沙門月音

近年來，讀了好幾部『佛陀傳』，可是都存在着神奇色彩的成份！這也許是古代印度民族，不重視歷史的傳流，故被後來的學者們，任意推測而寫或的！因此，這些傳奇性濃厚的『佛陀傳』，是無法得到現代有識之士的滿意信受！『瞿曇』最近讀到日本學者中村元博士（爲現代國際研究印度學之權威）所著『瞿曇佛陀』，卻是依據史實而寫成的，誠是『人間佛陀』的真實傳記，具有文獻的價值，該書已被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，選爲藏書之一，是以受慧嶽法師之囑而譯成中文，以資國人研究『佛陀傳』的參考——本來該書有兩篇，因後篇與佛陀的生涯無關大要，故茲譯出第一篇而已。同時將野生司香雪畫伯之佛陀一代事蹟圖（現在的印度大菩提會壁畫）附入，以饗讀者。

王惠美附識

緒言

史實。

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引導世人趨向正道，而被視作爲人類的導師，即佛教開祖的瞿曇佛陀（釋尊），在實際上，他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呢？著者在能力範圍內，很願意完全而忠實的刻畫出來，以期讀者明白他的事跡，而有所遵循，這便是本書之最大目的。

因爲，在過去許多種的佛傳之中，都有很多「神話」成分存在着。更在釋尊所說的教理當中，也存在有不少後人所附會假託的說話！因而本書便儘可能的排除後代所假托附功的部份，而把歷史的人物——釋尊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其說教的真實事蹟，全盤的表現出來！因此，著者就按照需要，首先拿出各種佛傳來作爲參考，而並非單獨的只採用某種著作爲依據的。採取原始經典所記述的，更是些具有連續性的史事。是以在經典本身的文句中（比佛傳更爲古老的資料），加上原典的批判和檢討，而顯現出佛陀一生的

可是，從來所有的原始佛教聖典，都好像只限於巴利文及漢文譯本，但最近從「中亞西亞」所發現的梵文聖典，以及在西藏經典中的有關部分，都已逐漸的刊佈出來。因此，對於學問上的研究，將會獲益不少，且方便得多了。

但是，只依據各種不同的原文，來作爲比較上的研究，就認爲對於學問上作了深入研究的要求，那還是有些不夠的。

著者很大膽的對於釋尊生活的每一事實，都會加以探討，希望獲得一正確的瞭解，以作爲反映印度學說的光輝，更希望能夠說明印度思想史上的意義。再則，爲根據考古學上的資料，或是實地的考查，以及風土人情的考察和研究，也都是同樣的重要。依據這些史料，希望能寫出史實的『佛陀傳』，來作爲目的。唯以著者學識淺薄，更恨筆力拙劣，不能俾得盡善盡美的成就，那又覺得非常的遺憾了！

這樣的寫作，說不定還會破壞後世佛教徒們内心所想像的釋尊姿態，又恐怕影響到讀者在觀念上，生出一種相反的後果，如果竟會這樣的話，那麼，也是萬分不得已的事情！

因為歷史的研究，並不是小說，爲着追求歷史的真實性，就不能兼顧到過去傳說的如何如何了！如果經過審慎的批判和研究，才儘可能表現出佛陀真實姿態，這對於我們來說，必定會受到直接而有意義的深重啓示。爲了要明確歷史人物佛陀的生活史實，還有許多應該要研究的事情，現在只不過是：首先，將他生活上有關的古代資料，追溯上去，以了解其實際情形，而加以整理和介紹的研究而已。關於思想上的問題，只好留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說。

本書是作爲歷史性的研究。但是，著者之所作所爲，感覺未能臻於完善的境地，而且，還遺落了許多的題材，那便要靠後代聰明的歷史家，來作爲它的補充，以期其更爲完整的『佛陀傳』了。現在，只好將古代的資料，暫作一度的研究而已。至於在各種佛傳之中，有些很著名的傳說，在本書之上，還有許多未曾加以論列的，因爲那些事情，在古資料裏是沒有的，所以沒有法子把那些事實寫了出來！

本書以如此的用意而問世，故著者在終戰後，曾有三次機會得到印度去作了短時間的旅行。特別在一九五六年的年底，印度政府舉行了釋尊二千五百年的紀念大典，我被邀而得暢遊佛跡的參禮。所以，對於這些記憶和印象，在尚未減弱之前，便急忙的整理這本釋尊傳記，其主要而容易的一部份，已在『宗教研究』、『聖森』、『大法輪』、『理想』等雜誌上畧續發表過，而且又受到前輩學者們種種的指示，在整理發刊時，曾予本書增訂得相當的多，今後仍希望得到更多學者們的指教！

二

擔負着人類的導師，而又深受到人們的尊敬，這位歷史上的偉人——『瞿曇佛陀』，在實際上，他究竟是過着如何的生活呢？他究竟宣說過如何的道理呢？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。

所謂『瞿曇佛陀』，就是釋迦牟尼世尊，他被稱爲人類的導師，這說不定會遭受到相反的異議。他對於佛教徒來說：是師傅可是，今日全世界上的人們，總是有屬其自己的宗教信仰，

但與自己個人的信念，和自己個人的人生觀，卻是很不一致的。例如；祇以日本的情形來說：家裏所信的宗教，是屬於某宗的，因而家裏所舉行的典禮儀式，便是那一宗的儀式，但對於自己個人的思想和實際，卻是離得很遠，這樣的情形不能算少！又如就美國的情形來說：如果是拒絕參加教會的儀式，那麼，就會被社會上的人們，認爲是不懂情理的人，而感覺到於心難安！所以，參加宗教儀禮的傾向，便非常的顯著，這種事情，並非著者故意捏造，而是美國人自己所陳述的。所以，爲着使自己的人生觀，得以確立，而追求真理的人們，卻有不願和既成教團去發生關係，或者希望對於這一班人，成爲自己互相研討的對象，此種傾向，現在正日漸增强的趨勢，所以不屬於佛教徒的人們，也想聽聽釋尊的教義，這種形勢，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。因爲，前年的印度政府，所舉行的釋尊二千五百年紀念大典禮，是由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們，共同所主辦的，而且有很多非佛教徒的人們參加舉行，這使我的觀感更加深厚了。

可是，爲了要滿足精神上的要求，並俾得正確的解答，必須將歷史上的偉人——瞿曇佛陀，實際上作了如何的活動；說了些甚麼樣的道理，在研究學問的立場上，都應該有正確的瞭解，進而確實貫澈的求得全部精神的瞭解才對！

本來，關於釋尊傳記的書籍，到現在已經刊行得相當的多了。所以，在此時此地，也許不必再小題大做的把它作爲問題來看。可是，話雖然是那樣說，但仍時常聽到希望能夠讀到一部更新的釋尊傳記，那又是什麼原故呢？

自古以來，就有很多的『佛傳』著作，但現代的學者之所著作的釋尊傳記，大都是以那些固有的舊著『佛傳』，來作爲依據而寫成的。可是，西洋的學者們，他們所根據的卻是依據巴利文的①『因緣譚』（*Nidāna - Kathā*），這可以說是最完備的傳記，但此一傳記，也許是第五世紀頃的弗多悟沙所寫成？可是，就歷史的經過來說：這距離釋尊的時代，已經是隔離了將近一千年之久，因之，它的內容，究竟是否可以信賴，可視作歷史上的實史？仍是有極大的疑問！再考以前的『佛傳』，最具完整形態

的是：佛教詩人馬鳴（*Asvaghosa*）菩薩，在二世紀時著作『佛所行讚』（*Buddha-carita*），但這還與釋尊的時代，也隔離很久，其寫作的內容，關於其歷史上的可靠性，仍是留着有極大的問題。

更在以前的佛傳是：用佛教特有的梵文，所寫成的『摩訶華斯陀』（*Mahāvastu*）、『羅利多吠斯陀羅』（*Lalitavistara*），以及漢譯『普曜經』八卷、『方廣大莊嚴經』十二卷、『過去現在因果經』四卷、『佛本行集經』六十卷、『衆許摩訶帝經』十三卷、『佛本行經』七卷、『中本起經』二卷等不少典籍，但其內容却是太過於神話的傳說，將釋尊極度的超人格化，或者竟是神化，是以那一些記述，到底其真實事實是什麼？誠是使讀者爲之惘然！好像在讀那些談妖說怪的小說一樣。

還有部份學者，曾希望在經典的敘述中，能以反映佛傳的內容。又巴利文的『大本經』（*Mahāpadāna - Suttanta*），以及在其漢譯本裏，都曾顯現過的過去七佛思想，尤其是毘婆尸（*Vipassin*）佛的傳記，那是更爲詳細，和後代釋尊的傳說，仍是極其類似的。

因此，關於釋尊的傳記，也許是受到毘婆尸佛的傳說影響。並且，那一些事實，才是歷史的真事實？那一些又是後人所構想的？還是不能予以明白的判定。那麼說：釋尊已不是神話上的釋尊，但是，要怎樣才能確定其是歷史人物的佛陀？那就先要將歷史人物的佛陀生活事實，作爲明確的寫實。可是，前面所有佛傳的作者，都不願意這樣的寫作，甚而歷史人物佛陀的本身，說不定也不希望將生活實情全盤的寫出來。

可是，根據事實上的要求，生於現代的我們，應該將事實的真象，反之那憑空的構想，必須切實的予以區別，我們不管怎樣，都是應該這樣做才對的。

因此，既然不是神話式的釋尊，而是歷史人物的釋尊，那麼，我們究竟要怎樣才能明確的描寫他真實生活的情形呢？

(一)首先，應該一提的是：對近代學者的原始典籍批判方法。我們雖說那些是宗教聖典，但也要承認那是歷史的產物，如果承認它是根據思想的發展而寫成的話，那麼，我們必須依據古代典籍，來作爲參考。可是，在古代的典籍中，更必須根據最古

的那一部份了。如果是這樣的設想，我們就不應該拿出上面列舉的各種佛傳，而應該提出原始佛教的聖典之中，用巴利文所寫的經典（斯陀），以及漢譯本。再則，我們應該特別重視，在原始佛教聖典之中，最古老的一部『斯多尼婆多』末段後的兩章，以及它那許多的韻文。總之，到現在爲止，研究原始佛典的批判，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。尤其是在日本的學術界，對於這一點，實在可說是冠於全世界，而被視作最爲進步的。因此，必須採用其方法及其成果。

(二)在聖典中，右列的古老部份裏面，雖然神話的要素，和釋尊的超人格化，以及其神格化的敘述，都比較的小；可是，並不是絕對的沒有，還是有少許的存在着。唯限於所依據的文獻，及那神話的釋尊傳記，因此，爲了要達到寫歷史人物的目的，那必須要剔出歷史的事實，這樣一來，就要依憑確實證據的考古資料了。又如果活用那實際踏勘佛蹟的各種智識，也許可能達到描寫相當程度的真正史實。因爲不正確的印度文獻的記述，是絕對不能信賴的。所以，這樣的程序，便特別的覺得重要了。

(三)在佛陀以前的時代，或者是同一時期內，印度就會作有很多的文獻。具體的說：『吠陀聖典』（包含古奧叢書）大約是佛教成立以前的作品，如『耆那教聖典』，敘事詩『摩訶波羅多』與各種法典的表現，雖然成立得相當的新，但是，其內容卻包含着極多古老的內容。把這些典籍與一般的佛典，兩相比較起來，雖然顯着大大的不同，可是，如果把最古的佛典，與耆那教聖典和最古的敘事詩，或是拿『古奧義書』來作對比，其情形卻又相反，而顯着太過類似的，竟使我們爲之驚奇！把這些典籍直接的連接起來，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區別，這話並非過甚其詞。這些事實，雖然在學術史上，從來沒有被提出來作爲問題過，但卻是很重要。

可是，把那區別不出來的各種資料，和最古的佛典，作個比較之後，並且如果能夠看出任何的區別，以及其相異之點，那麼，才會明瞭這歷史人物的釋尊，他所具有的歷史意義。

(4) 『中華大藏經』的殊勝

(上接第5頁 瞿曇佛陀傳)

中文大藏經，雖經歷代以來的刊行，每有增加，但至現在猶缺宋代以前之珍本，及宋代以後高僧的著作，且其刊行亦不甚普及，致使現代學者，無不異口同聲的希望早日重印刊行海內，殷殷的渴望！莫可慰藉。是以印順導師、屈映光、趙恆惕、蔡念生等長老，有見及此，遂發起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的刊行，因『大正新修大藏經』，雖數逾萬卷，仍難免重複，或遺漏種種缺憾，故所謂修訂之『中華大藏經』，乃經該會蔡念老從先後所出版的三十一種目錄，以作對照，將歷代中外已入藏的不重齋，不漏缺的編入爲正藏，尚未入藏的儘於蒐輯編爲續藏，所謂「集各藏的大成，補各藏的未備」（念老之語），因而成就此空前的大創舉，誠爲有史以來最完善的一大藏經。故『中華大藏經』是可與『四庫全書』先後輝映，成爲中國文獻寶庫的雙璧。

『中華大藏經』，具有如是殊勝價值，是以日本佛教大學前大學長惠谷隆戒先生，曾稱讚爲「東洋文化的大金字塔」，由此可知『中華大藏經』，對於今後研究東洋文化的學者們，實爲一部不可缺少的重要寶典。

最後，值得欣喜的是「請價」低廉，因筆者曾於民國五十年秋，在日本願意付出新台幣拾伍萬元，擬請『正續藏』，竟無法請到，如今論數量，可以說較『正續藏』多了幾倍的『中華大藏經』，更且在紙張高漲的當兒，竟取價如此的便宜，全藏只收新台幣拾壹萬肆千伍百元（精裝本），這還可證明我國佛教徒，爲法寶流通的服務精神，真使人不勝敬佩之至！故甚望研究東洋文化的大德們，切勿失去此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迅予購請，以廣法緣。

再說：『中華大藏經』，不僅是擁有東方文化思想的大學，或研究所必備的寶典，而且也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們，發心供作功德，請了恭奉於寺院裏，以供大眾研究，亦屬功德無量！再如寺院之中，如缺少『中華大藏經』，那就失去三寶中的法寶，是以筆者誠懇推介，每一寺院都需恭請一部『中華大藏經』，以爲鎮山寶典。

——民國六十三，十二，八，寫於碧潭澹雲精舍

如果採用了這種方法，即使不能全盤的描寫出這歷史人物佛陀的全貌，但在可能的範圍以內，是不是就能夠寫出接近於那真實的史實和事蹟呢？

說起來：如果要把歷史的人物照實的描寫出來，那在近代也是不可能的，因爲，著述者必定會附加着自己主觀的評價和批判，何況，要描寫出關於大約二千五百年以前，在歷史上和宗教上的偉人，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實。現在，只好照前面所顧慮得到的情形，加以整理，再進行研究，來作爲寫本書的旨趣。

上面所列舉的佛陀傳記，是距離佛陀很遠的後代學人所寫成的。在古代的經典中，竟沒有可以作爲佛陀傳的存在！關於佛陀的實際生活情形，只有片段的說及而已！沒有詳細的記載，這是因爲佛弟子們，未曾把佛陀的生活事跡，作爲問題而記述的緣故。

現在，試將基督教的情形與佛教的情形，來作個比較，那就很顯著了。基督教的聖典『新約全書』豈不是明述着基督一生的事蹟，關於這事，德國的佛教學者歐田伯美(Oldenberg Heymann)會說：「在釋尊的生活中，以及他的死去，都沒有和耶穌受難的生涯(Passionsgeschichte)，可以互相對比的事件。故對於這位完人——佛陀來說：實際未有生起的存在觀念，就是所謂苦、樂也。不復存在的」^②。

在佛陀的一生當中，雖有個人的怨恨，如提婆達多的迫害，但卻未會受到過政治權力的壓迫。

佛陀的一生，從外表上看來，是非常的平穩，因而受難的事情，就不太使人注意到的。可是，比這些更加重要的事，卻是一般的印度人及佛教徒，在於觀念上的思惟方法，因印度的一般人，是重視萬有普遍性的理法(現象)，而忽視個別的事跡，因之佛教徒，也都是強調着永遠而普遍的教義(眞理)，所以對於歷史人物佛陀的個人事蹟，也就被埋沒於神話的徵象，和隱於空想的背後了。

註：①例如Kern. Manuli of Indian Buddhism, pp. 12-46. (立花俊道譯『佛教大綱』是依照『因緣譚』Jataka I, pp. 47 ff. 叙述佛傳。

② H Oldenberg Aus dem alten Indien. S. 46.

(未完待續)